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雍正劍俠圖
第六十六回 童海川斗膽闖三關 小白猿如願捉董玉

上回書說到石老俠、海川哥兒仨來到七星山。抬頭一看：嚙！山連山，嶺環嶺，山嶺環抱，綿互不絕。各種桑、柳、榆、槐、松樹林，漫生於山坡之上，怪石嶙峋，好不險惡！西山口，坐東朝西，大片的樹林裡有暗哨。猛然間，傳來風吹皂旗聲，就在山口裡頭，有一桿大旗桿。上面有一面皂綢旗，上頭有字：「七星山後院寨」。三俠到了，一陣鑼響，「噲啾啾」出來四十名兵丁，卒中號坎兒打裹腿，搬尖灑鞋，腰裡煞著絨繩，坎肩前邊一個「勇」字，後頭一個「兵」字。每人抱著一口刀，為首一個頭兒。「呼啦」一下子過來攔住了老三位。「眾位，別往前進！」老俠石金聲一抱拳問：「眾位，辛苦，辛苦！」「哎，好說，好說！您老怎麼稱呼？」「在下住在本地太原府西關外小王家砣，姓石名鐸表字金聲，闖蕩江湖有個小小的美稱銀面仙猿鐵臂崑崙。」「哎喲喲，大名鼎鼎的石老俠！啊哈哈，小的有眼不識泰山，我趙五這廂有禮了！」「啊，不敢當，不敢當。趙五你瞧他們了沒有？」「啊，這兩位是？」「這是你們街坊，兩界山嶺的後頭，彩鳳山祥雲島的老寨主，金頭壽星洪助洪老俠。」趙五雙膝跪倒：「哎呀，洪老俠客爺，老街坊，小的給您行禮！」石金聲一指童林：「這位是奉聖命保欽差，查辦四川的隨行衛員伴差官，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海川，童俠客！」「啊！」趙五一哆嗦：「哎喲喲！原來是三位俠客爺到了，恕趙五未曾遠迎！」海川一伸手：「您起來吧！童某今天跟著兩位兄長來到七星山後院寨，原為拜望段家弟兄，你給通稟一聲。」「啊！三位俠客爺，您候著。」

趙五往裡通報，來到大寨廳，單腿一打千兒：「報！」上垂首坐著段國基，下垂首坐著二寨主段國柱。大寨主段國基用手點指：「趙五，報將上來！」

「啟稟老寨主，銀面仙猿鐵背崑崙石鐸、金頭壽星洪助、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林三位前來拜見兩位寨主。」段國柱一聽，立時火冒三丈，「嘿呀」一聲，「嘎啦啦」就好像半空中響了個霹靂。非要下山找老兒石金聲報仇雪恨不可！

為什麼讓你弟子王環殺了我的兒子？幸虧大爺段國基慢慢地勸著。段國基想啥呢？

石老俠能耐大，他要一瞪眼，你給我滾，我們得走。尤其是童海川要找的金牌在這兒呢！童海川是隨行衛員伴差官，咱惹得起嘛！只好傳話：「準備二百兵丁，鼓樂三奏，出山迎接！」段國柱一拉：「哥哥，您先等等！」

「二弟啊，你我趕緊出山迎接三俠！有什麼話，到裡頭再說呀！咬人的狗不露齒！就是仇再大，見了面以後，也不用瞪眼，吹鬍子。」「哥哥！那也給他們點兒顏色看看。李軍師！」旁邊過來一位瘦小枯乾、獐頭鼠目的李吉李軍師過來了：「大寨主，我看二寨主說的很對呀！」「呵，怎麼個意思？」

李吉對著段國基耳朵唧咕半天道：「我們應當這般對待他們三人，尤其是童林。」段國基聽完了，點點頭道：「李軍師，照計而行。來呀！擺隊迎接！」

狼狽李吉調遣一切。段氏弟兄帶著一部分人擺隊相迎，一直到山口外。轉眼之間來到切近，段國基笑道：「恕我弟兄未曾遠迎，當面請罪！」石老俠伸手相攙：「這次帶著我的兄弟來到貴寶山，前來拜望！哈哈哈哈哈，冒昧造訪，還望二位寨主海涵！」

「哦，石老俠，太客氣了！」又對金頭壽星洪助一抱拳道：「昨天是老兄你的封刀盛典，只因我弟兄二人窮事多忙，未能前往，只是打發幾個孩子前去祝壽。哈哈，沒想到在你那兒出了點兒事兒。我的姪子段世寶被人家給打死了，我的巡山寨主楊山，被人家給劈了。我不知道為什麼？如果說屬於我七星山的錯，人死了算白死，我弟兄正要前去賠禮道歉。沒想到您來了！」洪老俠行禮道：「我跟著哥哥、兄弟這一次來到寶山，也為了說明此事。」「哦，哈哈哈哈哈，好好好！失迎失迎！這位呢？」海川一抱拳：

「二位寨主，在下家住在直隸省京南霸州童家村，姓童名林表字海川。北高峰獻藝賀號得了個小小的美稱，我可不夠鎮八方紫面崑崙俠！」段國基道：「唉呀！原來是大名鼎鼎的童俠客，聽說您當初頭下江南，拿二小請國寶，兩次杭州播，獻藝賀號，威鎮武林。此番奉聖命保欽差查辦四川，路過太原。童俠客，您是大人，貴足蒞臨賤地，就應當擺隊相迎。來，請吧！」

往前一趕步，伸手拉海川的胳膊，拉著童林往裡走。海川明白：要試試我的勁頭啊！段國基一伸手，抓的是海川的脈門，寸關尺。脈門要讓人家抓住，這可就危險。但是，海川面帶笑色道：「請吧，哈哈哈哈哈！」那意思，隨便抓。大寨主段國基扣住海川的脈門，打腎眼一提真氣，這麼一用力，他才感覺到海川的肉皮兒，直頂他的手指頭。一股大的力量在手指上，打算往下扣勁，就跟扣在鋼棍上，扣在石頭上一樣。段國基嚇得一哆嗦，趕緊把手撒回來了：「哈哈哈哈哈，童俠客，請請請！」就領著三俠往裡走。

順著山道上來，走到半山坡上，就是正寨門。一進寨門，往裡走，走出不太遠，一大片樹林後頭，「噲啾」一陣鑼響。海川一瞧：呵！「喇」地一下，轉過一百人來，每人都是一口雙手鏗明瓦亮的長把短刀。五十對兒，臉對臉兒，雙手往空中一舉，刀對刀搭成一條人字衙衙。段國基來到跟前兒，一抱拳：「童俠客，請吧！」海川仰面大笑：「哈哈哈哈哈，大寨主，隆情盛意，迎接童某，感恩不淺！二位老哥靠後！」海川邁著四方步，就奔這刀子陣來了。真的！往下一低頭，亮出脖子來往裡走。嗨！談笑自如，面不改色，滿不在乎，往裡這麼一走，走到一半兒的時候，段國基一擺手，「喇」地一下，這一百兵丁就撤了。「童俠客，好膽量！哈哈！」「大寨主，誇獎了。請！」走出沒有多遠，一陣鑼響，打樹林後頭轉過來一百兵丁來，每人端著一桿蠟桿槍，槍尖對槍尖成一條槍衙衙。「童俠客，請！」海川點了點頭，邁步往前走，海川大搖大擺，順著他的槍陣往裡來。這叫鑽刀山、過槍陣。

連石老俠和洪老俠都豎大拇指稱贊：好樣的！再往前走出不遠，「噲啾啾」

一陣鑼響，樹林後頭又轉出一百名兵丁。海川一瞧：這個可懸！這一百名兵丁可不是人對人，一對兒，一對兒的，犬牙交錯，而是每人一張弓，認扣填弦，全部拉圓了。上頭有箭，叫引滿待發。如果海川走到這兒，一撒手，箭「喇」地就出去，只能射童林，射不著別人。那刀也好，那槍也好，要想暗算海川是不容易的。這弓箭可撒手不由人啊！大寨主段國基一抱拳道：「恭候童俠客，請吧！」海川把心一橫，邁步往前走，「喇喇喇」從弓箭陣裡頭往前鑽。段國基一擺手，「喇啦」弓箭陣撤了。段國基豎大指：「童俠客，盛名之下絕無虛士！罷了，不枉您年輕輕的享此大名，果然膽略過人啊！哈哈！」

大寨主，二寨主跟三俠這才合在一起，趕奔大寨。順著大門往裡走，來在分賊大廳。大寨主段國基一抱拳道：「三位俠客，請來上座！」老俠石金聲趕緊把海川一拉：「二位寨主爺，這是您的座位，常言說得好，帥不離位。我們還是便坐一談吧！」大家分賓主坐好。段國基施禮道：「不知三俠來到鄙山有何公幹？」老俠石金聲一抱拳：「二位寨主，我們都是很好的朋友。這一次，我的兄弟童林保欽差到四川放糧，路過太原府，一時的不慎，有人把大人的『代天巡狩，如朕親臨』的金牌盜走了。我們打聽到金牌落在貴寶山，為此我弟兄三人前來尋討。我想大寨主是聰明人，隱匿金牌，分明地陷害四川父老。大寨主，我們也不打聽是誰偷的，可以任其逍遙法外。主要的您把金牌賞下來，趕緊讓大人到四川放糧，事情就算完了。」大寨主段國基聽完一陣大笑：「哈哈哈哈哈，石老俠，您放心！金牌在我這兒呢。不過您要讓我們弟兄獻金牌，也可以，不但獻金牌，窩主的官司，我們哥兒倆跟著一塊兒到公館領國法受王章。不過有一件事情要問問石老俠！」「噢！大寨主，有話請講當面。」「老俠客，昨天我打發幾個孩子，還有兩位巡山寨主到彩鳳山祥雲島洪老兄那裡拜壽。不想在拜壽當中，您讓您的弟子以練刀為名，刀劈了我巡山寨主楊山，鏢打了我的姪男段世寶。您老是本地的人，道高德重，江湖路上您也是了不起的前輩俠客。我段國基小小的名譽，和您比起來，那就差得太遠了。駑馬難比麒麟，烏鴉難比鸞鳳，螢火之光比不了你這天心的皓月。話雖如此，您也不能依仗您的威名，欺壓我弟兄！再說回來了，我弟兄在七星山這兒佔據這麼多年，離您的府上不過幾十里地，您也可以打聽打聽，我們犯過什麼法？我既然沒犯法，您無故殺人，我倒是不明白了，您這是為了什麼呢？」老俠石鐸抱拳道：「大寨主責備甚是。不過，我這弟子叫小白猿王環，今年二十歲。十五年前他的父親太谷縣大班頭快手王能，訪案在七星山，被令弟段國柱段二寨主帶著巡山寨主楊山、董玉把王能亂

刀剝了。說官人同我們綠林冰炭不同爐，為什麼七星山依仗著勢力，就把王能無故殺死？他母子二人無奈，要跳水坑自殺身死，被老夫看見。我聽了一時憤怒，我把這孩子收留在我們家下，奉養他的母親。這個孩子跟我練藝十二年，臥薪嚐膽，為報父仇。我到彩鳳山祥雲島前去祝壽，我的孩子也到彩鳳山祥雲島前去祝壽。時逢湊巧，讓這孩子練藝，才殺了楊山，段少寨主。這可是人家子報父仇啊！有道是父兄之仇不共戴天，焉能不報！再說這件事情，是我石鐸所為，我讓弟子報的仇。你們哥兒倆要認為不應當，要認為這裡頭我姓石的欺負人，你們哥兒倆拍我的家門找我去。好漢做事好漢當！我既敢讓我徒弟報仇，老夫我等著你們弟兄拍我的家門找我！可這個時候，金牌的事情出來了，落在七星山。大寨主！咱們是冤有頭債有主，誰的事情誰承當。我今天陪著海川兄弟與二位寨主要金牌，這是一回事，請二位寨主不要往一塊兒攪。我就問您一句話：咱們先辦理金牌，咱們今天就說金牌的事！您要說咱們解決王環的事，咱們今天先解決王環的事！」大寨主段國基一聽，哈哈大笑：「老俠客，您是人間的俠客，手一份，腳一份，文一份，武一份，這個段國基也明白。您要說是兩碼事，就是兩碼事。實際上這兩碼事也是一碼事！」「此話怎講？」「您要讓我們獻金牌打官司，成！我們也不怕死。但是您得把王環給我送來，我把王環殺了我就給金牌。石老俠，您不把王環送來，金牌我不能獻！」「哈哈，大寨主，剛才不是跟您說了麼，您獻金牌不獻金牌，您跟海川去說！至於王環的事情，您划出道兒來，我們師徒當河走！您說怎麼辦，官私兩面，我姓石的不在乎！您不能往一塊兒攪和！」「這件事情是雙方攪起來的。您要金牌，您先把王環給我送來！」「您先把金牌交給公館，王環的事情咱們單說！」

海川在旁邊一拉：「石哥哥！兄弟我說兩句話成嗎？」「噢，兄弟，你是正差呀，你說吧！」海川一抱拳：「大寨主、二寨主，我童林年輕，沒有什麼經驗閱歷，我說出話來，對與不對，你們二位寨主多多原諒。我聽了這麼半天，只不過是兩件事，變成了一件事。我哥哥石金聲一定要求金牌的事情辦金牌的事，王環的事情辦王環的事。您要把兩件事攪在一塊兒，獻王環，金牌就交到公館。如果王環不到七星山，那就是說縱有風流隨何的善辯，浪子陸賈的奇才，口似懸河，舌如利劍，你在七星山也說不出去金牌！是不是這個意思？」段國基點頭：「童俠客聖明！就是這麼個意思。」「二位寨主啊！比方說我們不獻王環，你再畫出一條道兒來，說你們不獻王環也成。你們能辦到這一條，你們就把金牌拿回去。我童林本著交朋友的心，您要有主意您說出來！」大寨主段國基看了看自己的兄弟段國柱，然後一樂：「哈哈，童俠客，這是您說到這兒，我們也本著交友之心！我在後山修建了一座七星八寶轉心亭，金牌就在七星八寶轉心亭內。咱們定個日子，你們能進了七星八寶轉心亭，也就是說破了這個亭子，金牌自然到手，我弟兄打官司。」

如果你們破不了七星八寶轉心亭，金牌當然不能到手，我們也不給。童俠客您看怎麼樣？」海川聽了，想起當年沅江金銀亂石島破達摩堂，立刻有了底了。

其實這是兩回事：達摩堂那是武術，不是走輪消息。武術你破得了，七星八寶轉心亭可不成，都是西洋八寶轉輪消息，蹬上死，撞上亡。「寨主，原來貴山有七星八寶轉心亭，很好很好！您沒讓我們看見，我們不知道七星八寶轉心亭是什麼意思，怎麼跟您定日子呢？您帶著我弟兄到七星八寶轉心亭看一看，順便我們瞧瞧金牌。」「好好好！好好好！三位俠客，請吧。」金頭壽星洪勳知道七星山有八寶轉心亭，石金聲也知道，到底什麼樣，誰都沒看見過，不如乘此機會，開開眼。隨著二俠可就站起來了。

從大寨一直出寨門，打西牆外頭往北轉，隨著又高又闊的寨牆，轉來轉去，一直轉著七星山的正北方向。遠離大寨了，穿過一片大樹林，進了一個山口一瞧：七星八寶轉心亭就在眼前。四面都是山，可有一樣，東邊的山臨著七星八寶轉心亭近，也不過四五丈遠，那您也不容易打這山上蹦過去。北面、西面、南面完全都離得遠。周圍是一片開闊地，綠草紅花。地面修得很平整，連塊石頭都沒有。巍峨壯觀的七星八寶轉心亭，三層滴水簷，畫棟雕樑十分好看。正當中有金頂在最上頭，朱紅的抱柱，抄手的游廊，分五面有門。每面每個門是九層寬台階。段國基跑到一個地方，把整個的總弦關了。

段世鈴過來行完禮之後往旁邊一站。段國基這才吩咐：「鈴兒，來吧，頭前帶路！」「是！請三位俠客、父親、叔叔隨我來。」段國基在後頭，段世鈴在頭裡，一個兵不帶著，都站在這草地兒上。從西北角這九層台階上來，邁門檻進來。裡頭地勢寬闊，迎著有這麼一個大牌樓，這牌樓的上頭藍地金字寫著四個大字，叫「五霸爭雄」。牌樓衝著北面有一隻老虎。哎喲！這老虎可跟真的一樣：頭圓，耳小，尾巴搖，虎坐坡，張著嘴，琉璃泡的眼睛，虎是假的，毛梢是真的。這虎怎麼個厲害法？如果在夜晚之間，把總弦一開，你往裡一走，老虎的嘴裡頭就打出三支毒藥箭來。北面有樓梯，三十六層，有扶手到底下，有一根柱子，上頭有個將軍帽。眾人「噫噫」順著樓梯上來了。等來到二層樓上，一看：唉喲！滿地的胡椒眼兒，就是那四方塊兒的，也不知道這個地方裡頭有什麼。也有一個牌樓，藍地金字，寫著「西方勝境」。

靠東面有一個板門，段世鈴進了板門，有個蜈蚣軟梯。大傢伙兒完全登軟梯上來，來到第三層。到了三層上邊，這裡大八仙桌有三張，桌圍子五供蠟杆。

居中神壇，神壇裡頭有個佛爺是藤子的，帶著五佛冠，穿著袈裟，左手掌心托著黃澄澄的金牌：「代天巡狩，如朕親臨」。段國基揚揚得意：「你們三位看清了麼？」「噢，看清了。」「好吧！我們大傢伙兒回去。」順著原道又下來了。下來之後馬上就把總弦給開了。你再往回去，別說是人，鳥都飛不過去。

段世鈴、段世賢帶著人在後頭跟著，一直來到前山，依然到大廳分賓主落坐，獻上茶來。段國基道：「哈哈，童俠客，你們老哥兒仨都看明白了！那麼咱們就訂個日子，不管長，不管短，訂這日子就是個限期。在訂的日子以內，破了七星亭，得金牌，我弟兄打官司，前勾後抹一天雲霧散，我家死多少口人不再提了。比如說到日子你們破不了，金牌你們可就不能要了。再想要金牌，得把王環給我們送到七星山。你看怎麼樣？」海川點了點頭：「你看多少天為限呢？」段國基笑道：「童俠客，那就憑您說吧，您說多少日子？」「等一等！我們要破七星八寶轉心亭，我們來時候，您把您的進山之路完全掐斷，不讓我們弟兄接近七星八寶轉心亭。我們怎麼破呀？牽延日久，到了規定的這一天破不了。大寨主，是算我們贏啊，還是算您贏啊？」

「哈哈，童俠客，你太多慮了！您要破七星八寶轉心亭，定出日子來，您不願意離開七星山，我給您準備房子，早午晚三頓飯。如果您不願意，您可以派人專門買乾糧，自己買吃的。如果您不願意在山裡頭住，您可以到山下去住店，我們給店錢。什麼時候來？黑天也成，白天也可以。您來的時候，如果有一個人出來伸手一攔，我們就算輸！您瞧這好不好？」「好！要是那樣，您就說個日期吧。」段國基一想：他是不願意說呀！便道：「好，咱們就以一百天為限。您看怎麼樣？」海川大笑：「哈哈，大寨主啊！我童林奉聖命欽差辦四川，賑濟災民，大人晚到一天，父老多死多少！這一百天，我耽誤不起！」「童俠客為國憂民，真是好樣的！咱們六十天。」「哈哈，六十天用不了吧？」「六十天多點。好童俠客，咱們以一個月為限，你意下如何？」海川那意思還多。老俠石金聲攔住道：「海川啊，大寨主提到一個月，我看咱們就以一個月為限，你說怎麼樣？」童林心說：哥哥，當初我們哥兒仨在沅江一夜之間破了達摩堂。還用一個月？有一天就成！但是哥哥既然說了，不能駁回。「好吧，大寨主，咱們就以一個月為限！」說完，三擊掌，擊完了掌以後，弟兄三人站起來。海川說：「大寨主，我們可跟您告辭了！」大寨主段國基說：「別忙，迎你三俠進山，送你三俠出寨。擺隊相送！」

「嗚嗚」一陣鑼響，隊伍備齊，鼓樂三奏，把三俠送出七星山，然後分手。

哥兒仨往回去，天就快黑了，進東門已是萬家燈火。來到公館，老哥兒仨擦臉，嗽口已畢。海川道：「良兒，你跟你師弟王環哥倆在這屋裡聚會兒。」

餘剩下的咱爺兒幾個全到上房見大人。」老少群雄一同來到上房，挑簾進屋中，見大人行完禮。年大人問：「你們老哥兒仨去了一天，到七星山怎麼樣？」海川就把事情都說了。大人聽了道：「少俠客王環年輕氣盛，這件事情千萬不要讓他知道！你們老哥兒仨去了一天也累了，下去休息用飯，有什麼事明天再議論。」等來到前院牆角這裡，一看司馬良站在牆角還望北屋裡聽呢。海川問：「良兒？」「啊，師父！」「你怎麼跑到這兒來？」「我到這聽聽。」「你師弟呢？」「他在屋裡。」等爺兒幾個「啞啦

啦！來到前廳差官房，壞了！原來大家全去了，司馬良那意思也想去。王環瞧出來：「二哥！你瞧見沒有，就不讓咱們哥兒倆聽。我要去不合適，您可以站在這房後頭聽聽，到底為什麼。」「不是讓我看著你麼！」「您看著我幹什麼？我上哪去！」「兄弟你可千萬別動！」「我當然哪也不去。我也等著聽聽怎麼回事。」「那好吧！」司馬良前腳一走，王環把刀拾起來。然後打屋裡頭出去，飛身形上房，他從東房奔後院北房，驀地攏住了神一聽。噢，不獻王環人家不給金牌！王環叫著自己的名字，王環哪王環，二十年父仇得報，都是老師石金聲的成全啊！到了現在，為了金牌讓我師父這麼大的年紀著急，那可不是我王環的本意。我殺了人家的人，人家能給金牌麼？！我王環現在就應當趕奔七星山，面見段氏弟兄，說明此事。小太爺決不怕死！你給金牌，你把我姓王的亂刀剝了，我決不含糊！小英雄思索到此，就撒身奔東院，又由東院翻牆而過，穿大街過小巷，趕奔東南城角。施展「狸貓蹬樹」的功夫，上了城牆，越過了護城河，腳底下攢勁，「喇啦啦」快極了。

王環雖是本地人，打八歲學藝，到二十歲出藝，沒離開過家門，他根本不認得七星山在什麼地方。他應當往東南啊，沒想到他往正南下來。出去將近六十來裡地，他約摸著該到了，怎麼還不到呢？突然，從打東面順著大道，「沙沙沙」，半貓腰跑著個人，身背後斜插柳背著一口刀，五十上下歲。王環臥在小道上正看這人，借著月光，嗯，這人我怎麼瞧著眼熟啊！噢，他想起來了，狹路相逢，冤家路窄，正是我的仇人七星山巡山寨主望月牡丹董玉。

彩鳳山祥雲島刀劈的就是楊山，鏢打的是段世寶。喝！這可該著啊！小子，你這是上哪呵，我得抓你！

望月牡丹董玉從彩鳳山祥雲島回來，他可琢磨啊：這個小孩刀劈了楊山，拿鏢打的可是我董玉啊！看來這小孩和我有仇，是我躲過去了。但總有一天還要把我給弄死！嘿，看起來七星山是是非之地。於是他找到段世鈴道：「我從彩鳳山祥雲島回來，渾身發緊，有點發燒，病了。你能不能跟大寨主提提，我請幾天假，下山就醫。」段世鈴是忠厚人，就批准他下山了。第二天，他溜溜達達從七星山往西了。走出去有二十幾里地，眼前頭出現一個大村子，東西一趙正街。到了村口，路邊上有一個石碑，石碑上有三個大字叫耿家莊。

一進耿家莊，路北裡有個大戶人家，一看就是個大財主。正走到這家門口，猛然間後頭有車馬聲音，董玉回過頭來一看，前頭是一匹馬，後邊是輛車。

馬上騎著一個二十二三歲的年輕人，細高挑，圓方臉，粗眉大眼好精神。領著十幾個家人，也有騎馬的，也有步行的，都在後頭保護著車輛。馬一站住，車也停住。望月牡丹董玉是行家，車裡頭坐的是女子，因為這把式連頭都不回。車一停住，大門「咣啷啷」開開，門分左右。由打裡頭出來幾個婆子、丫鬟來到車轅的外頭，一個婆子把接腳凳拿下來，往外首一放，把車簾兒撩起來。董玉這麼一瞧：真是魂飛千里！叫姑娘的美貌把他的魂都給勾走了。

千嬌百媚的一個大姑娘，荊釵布裙，長得俊極了。婆子、丫鬟攙著姑娘由打車上下來，登上接腳凳下了地，簇擁著姑娘進了大門。進了大門一回身，「咣啷啷」關門了。董玉心想：我讓這姑娘嫁給我。想到這兒，他可就往街裡頭來了。

走到十字街，他一抬頭，見是個兩層樓的小飯館，就挑簾籠進來。樓底下的座位差不離都滿了，董玉只好上二樓坐下，要酒要菜。時間不大，酒菜全都擺上來了，一個人自斟自飲，越想這姑娘他越迷瞪。哎呀，國色天香啊！

嘿嘿嘿——該著我董玉有造化。喝著喝著酒，一瞧伙計在旁邊侍候著。忙問道：「伙計貴姓啊？」「我姓李。」「噢，李伙計，你大名怎麼稱呼？」「沒有，侍候人的，排行第三。」「哎喲！李三伙計，你是本村人嗎？」「祖宗三代都在這村住。」

「對於這村裡的街南街北，鋪戶住戶你全知道嗎？」

「這您放心！沒有我不認得的，全認得。」「那我問問你，一進村東口，路北這家人家是本村的大戶吧？」「哈哈，不瞞你說！那是咱們耿家莊的財主，是莊主爺。」「他們有功名？」「好嘛！您沒看見門口的旗桿嗎？旗桿代鬥門啊！那是兩位舉人老爺。大員外爺姓耿，名字叫耿文。一肚子好學問，三墳五典，八索九丘，五帝三代之事，百家之說，人家沒有不懂的，那是一位文學人。還有一位二爺，馬步箭，弓刀石都有一套。姓耿，名字叫耿武，那是我們二員外爺。」「噢，家裡還有什麼人呀？」「兩位舉人老爺的父母都沒有了。有一個小妹妹還小，今年大概其是十八歲，名字叫玉香姑娘，待字閨中還沒嫁人。哎？客人您問這幹什麼？」「沒有事！我剛才從村口路過，瞧見車馬人輛的來了不少，有男有女，我一看男女僕婦侍候著，很夠意思。我才打聽打聽。」說話飯吃完了，董玉讓伙計算帳，給了錢。由打這小飯館出來，再走到耿家的門口，他看了看四下沒人，他做了個暗記兒，可就出了村了。一直往正東，出去了有幾里地，在一座破廟裡頭，躺倒睡下了。他心裡還是折騰：得了，我今天晚上無論如何也要去耿家莊。再一睜眼，天可就黑下來。打破廟裡頭出來，大月亮地兒一直往西，腳底下攢勁，「沙沙沙」

直奔耿家莊。萬沒想到叫冤家對頭小白猿王環看見。

王環臥在地下借月光一看，嚙！仇人相見分外眼紅，殺我天倫的兇手也有他！王環暗含著可就打後頭跟上了。董玉一直往正西，來到耿家莊的村口，他往街裡頭瞧：萬籟無聲，路靜人稀，也沒聽見什麼狗咬，老百姓的窗戶也映不出燈光來，看來人們都睡了。董玉一拔腰起來，單胳膊跨牆頭，往裡頭一看，他瞧見了二員外爺耿武正帶著家人巡夜。同時，小白猿王環高聲喝喊：

「董玉，哪裡走！小白猿王環在此！」王環也拔腰上牆頭要揪他。家人王三爺也喊上了：「來人嘍！別讓他跑了啊！」這些個人，董玉不怕。王環一說話，他一摘胳膊肘，「喇」一下就下來，撒腿就往北跑。有人喊哪：「不是一個賊，是倆賊，一塊拿！」開大門，由耿武帶著巡夜人也往北追下來。他們再快也不成啊，董玉、王環多快呀！王環壓著刀追趕董玉，高聲喝喊：「董玉，你往哪走吧！」董玉一邊回頭一邊跑，一前一後二人出了村。

越過護村的樹林兒，大片兒大片兒的莊稼地，董玉腳底下攢勁，「沙沙沙」飛跑。王環他更快呀！眼看著就追上，前頭一片高粱地。王環怕他鑽進去，他跑到暗處，我在明處，再想拿他可就不容易。在彩鳳山祥雲島一鏢沒把你打死，我後悔了！一瞧這賊人真要往高粱地裡鑽。這王環使個詐語：「董玉你鑽高粱地？我哥哥在那兒蹲著等你哪！」嚇了董玉一跳。再瞧王環，三竄兩蹦到跟前兒。董玉沒法子，我也不能讓你這麼樣把我逮住！我也得往這高粱地裡鑽。他往前這麼一跑，王環高喊：「哥哥，您出來，別讓他跑了！」

董玉一想：你使詐語，我不聽這套。董玉就到了高粱地邊了。王環又喊：「哥哥，別在那蹲著了！」董玉就一楞神，高粱地裡「噌」蹦起一個人來，「嘩楞楞」一抖亮銀鏈子錘：「你喊什麼！我蹲這兒您瞧見就得了。」王環一看是玉麒麟司馬良。真是無巧不成書啊！